

辯正論卷第七

卷七

唐沙門釋法琳撰
東宮學士陳子良註

十喻篇第五之餘
內十喻答外十異

一從生有勝劣

二立教有淺深

三德位有高卑

四化緣有廣狹

五壽夭有延促

六化迹有先後

七遷謝有顯晦

八相好有少多

九威儀有同異

十法門有頓漸

外從生左右異

外論曰聖人應迹異彼凡夫或乘龍象以處胎乍開脇而出世雖復無關兩氣非假二親至於左右之殊其優劣之異一也
內從生有勝劣

內喻曰左衽者則戎狄所尊右命者爲中華所尚故春秋云家卿無命介卿有之不亦左平史記云藺相如功大位在廉頗右頗恥之又云張儀相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右韓而左魏蓋云不便也禮云左道亂群殺之豈非右優而左劣也皇甫謐高士傳云老子楚之相人家于渦水之陰師事常樅子及常子有疾耳往問疾焉嵇康云李聃從消子學九仙之術檢太史公等衆書不云老子剖左腋生旣無正出不可承信明矣驗知揮戈操翰蓋文

武之先五氣三光寔陰陽之首是以釋門右轉且扶人用張陵左道信逆天常何者釋迦起無緣之慈應有機之召語其迹也則行滿三祇相圓百劫降神而乘玉象掩耀而誕金姿三十二祥休徵開於地府一十八梵禎瑞

駭於天宮靈相周於十方神光顯于八極述其本也久證圓明塵沙莫能筭其壽早登寂照虛空無以量其體豈唯就攀枝而偉瑞徵白首而効祥猶螢光與龍燭競輝魚目共蛇珠竝耀爾道之劣一也

外教門生滅異

卷七

二

外論曰夫等無生滅其理則均導世引凡不無差異但生者物之所欣滅者物之所惡然則生道難得必俟修功滅法易求詎勞票學是知騰神駕影自可積劫身存氣盡形殂固當一時神逝此教門之殊二也

內立教有淺深

內喻曰夫滅身以懼大患絕智以避長勞議生靈於懸疣齊泯性於王樂蓋老莊之談也且綿綿常住古皇則不死不終繩繩無名老

氏則復歸無物然常存非永沒之稱無物豈長生之化耶聊復明其淺深至若保弱守雌之文虛心實腹之論審浮生之有量嗟智水之無涯語大則局在域中陶鈞則不出性分蓋其志也豈與夫大覺開無窮之緣挺圓極

之照測微則窮乎絕隙究理則控在無方美氣與氣氤共和金軀同太虛比固語其量也猶萬華與培塿殊峻溟渤將坎井異深爾道之劣二也

外方位東西異

卷七

三

外論曰夫東西二方自有陰陽之別左右兩位便成仁義之殊仁惟長善陽乃通生義主裁成陰論肅殺二氣爲教則陰不如陽五德爲言則仁深義淺此方位之殊三也禪曰亂父蒞在西北坤爲陰爲母卜之西南北方盛陰之鄉便爲中男之位南方盛陽之地翻成

中女之居男女既無定方陰陽不拘恒準所
以木賊上故以己爲甲妻金剋木故以乙爲
庚妻乾既位高乃居西北震能出帝復在東
方至如禮席若南北鋪之即以西方爲上言
順軌尊也東西列之即以南方爲上言
言逐陽盛也優劣自見此之謂歟

內德位有高卑

內喻曰夫金夫木妻陰陽孰可求孰离南北

比男女匪有定方所以子午以東爲陽者取

男女生於東方也子午以西爲陰者言父母

老於西方也此則從生老以判陰陽非尊卑

以言勝劣假令父母居西未應卑子男女在

東豈敢尊父仁非義則不成義非仁則不養

所以子東仁也父西義也隨處立準無惑大

方苟局判於所生而拘限於封域者亦當西

羌大禹所出仁泛之德頓虛東夷文王所生

裁成之教永缺吞江納漢非湫隘之陋居浮

渭據涇無帝皇之神宅

前折邪

夫釋氏者天

上地下介然居其尊三界六道卓爾推其妙
加以小學二乘之侶大心五品之倫譬衆星
之拱北辰若金山之麗碧海足令鹿頭象面
屈矯抗之心六異十仙申服膺之禮何止挫
徐甲於庸夫導尹喜於關吏稟學於齒牙之

際高士傳曰常樅子因張其口老子曰將收
非謂齒剛而舌柔而存常子曰盡矣收
名於藏吏之間乎爾道之劣三也

外適化華夷異

外論曰夫華夷禮隔尊卑著自典墳邊正道

乖勝負存乎史冊戎狄之主不許僭號稱王

楚越之君故自貶之爲子豈可獫鬻之小臣

卷七此我天王大師此華夷之異四也

內化緣有廣狹

內喻曰案道德序云老子修道自隱以無名

爲務周衰出闢二篇之教乃作然周書典謨

無老氏所製案二教論等云五千文者容成

所說老爲尹談蓋述而不作也又職唯藏吏

位非阿衡隆周之師將非烏有

前折邪後歎正釋迦

降神維衛託質王宮智實生知道唯徧覺演慧明於百億敷法雲於大千靈澤周於十方

神化覃於四表崇崖峻壁之典龍居象負之文蓋盈溢於茲矣雖弘羊潛計之術莫能絕其纖芥鄙衍談天之論無以議其涓滴豈夫章詮八十文列五千而已哉恨子未窺牆仞致有武叔之毀亦復何傷日月故多念其不

知耳爾道之劣四也

外稟生有夭壽異

外論曰夫老君道契寰中與虛空而等量神超象外隨變化而無窮所以壽命固不同其隱顯居然異俗釋迦生涯有限壽乃促期一

滅不能再生舞日老子既云長生今日在何鄉縣乎八十何期

危脆此壽夭之異五也

內壽夭有延促

內喻曰序云懷於李氏處胎八十年蓋太陽之數壽一百六十年處胎已過其半三變五百將非假稱珍怪太史公爲楚老萊子及周太史儋皆老子也或言二百三十年或一百六十歲皇甫謐云諸子之書近爲難信唯秦佚弔焉老死信矣世人見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故好事者遂假託焉神仙傳云鬱華子

錄回子傳豫子大成子赤精子武成子尹壽子真行子錫射子友邑先生等並是老子身者皆見碎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用也夫有天地則有道術道術之士何時暫乏豈獨常是一老子也皆由晚學之徒好奇尚異苟

欲推崇老子使之無限淺見道士欲以老子爲神異使後世學者信之故爲詭說耳誠哉

斯言可爲求鑒矣夫妙樂資三德乃成法身

爲五分所立是以生滅頃遣圓覺之性乃彰空有兼融靈儀之妙攸在故得形超視聽之

表名息情塵之外湛然常樂文系之所未詮疑爾圓明言象之所莫測雖西王桃實屢熟而靡延東海桑田數變而非永五靈九轉悲繩鳥之暫留飛雪玄霜比遊駒以難固信終道無大椿之久蜉蝣罕龜鶴之年爾道之劣五也

外從生前後異

外論曰道佛二經各有其說或言劫劫出世競事無先或代代出生爭陳久遠此之眇邈難取證知今依傳史定其時代人倫而語則

卷七

六

老尊而少卑鄉黨爲言亦長兄而幼弟此先後之異六也

內化迹有先後

內喻曰釋誕隆周之初老子姬季之末論年二百餘祀語世一十餘王紫氣青牛弗在昭

莊之世神光白象非關桓景之年然而洞霧昏天濁流翳地文仲逆祀孔子非其不智子禽毀聖賜也譏其失言言玷難磨駟不及舌誠不虛也前折愚後歎聖夫俯迹應凡託質於危脆蹈機化物同壽於百年因果局因修信相由

茲起惑齡促化廣慈氏以故致疑巨獄非衡石所量譬壽久而猶邈玄虛非丈尺可辯方劫遠而未窮豈如蛇穴求仙翻其天世蜺蠻待藥未且延齡蓋騰鷗共鵬翼偶高馳駕與驥足爭遠爾道之劣六也

外遷神返寂異

外論曰老君初誕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時故當殊世所以西之流沙途經函谷青牛出境紫氣浮天不測始終莫知方域釋迦抱危疾於舍衛告殞命於雙林燒柩焚屍還同胡法氣盡神謝曾不異凡此去世之異七也

內遷謝有顯晦

內喻曰序云託形李氏之胎示人有始終之義豈非生滅耶即莊生所云老聃死秦佚弔之是也而生依賴鄉死葬槐里始緣莫測何

焉非顯非昧聲華之風盛矣豈同鼎湖望返喬山之塚獨存流沙不歸扶風之壘空樹覽云黃帝塚在喬山老子塚於扶風也爾道之劣七也

外聖賢相好異

外論曰夫聖人妙相本異凡夫八彩雙瞳河夷人之本狀高鼻深目胡子之常形豈可匹我聖人用爲奇相若事佛得此報者中國士女翻作胡形此相好之異八也

內相好有少多

其瞽哉前折正後歎夫大慈化圓德滿緣謝機亡仁舟溺於兩河慧日沉於雙樹其六天八國之位法儕聖衆之倫且電合而風馳既雲委而霧集靈齒瑞骨昭勝福於殊方紺髮紅爪顯神功於絕代是知莫來莫往弘濟之德美

內喻曰聖相無常隨方顯妙是以蛇軀龍首之聖道穆於上皇雙瞳四乳之君德昭於中古周公反握猶駢驥之一毛禹耳齊肩乃崑山之片玉非所類也前釋疑後歎正夫法身等於如意無方理絕稱謂化體由乎應物妙質可法

名言故有白毫紺睫之暉果脣蓮目之麗萬字千輻之相日輪月彩之殊非色妙色之容離相具相之體薄均有而不具輪王具而不

明 薩遮經云非色生性勝諸相百福勝八十種妙勝莊嚴佛日身譬如三千大千世界

四生衆生並成輪王更增百倍始就如來一毛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好功德復加百倍

始成一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眉間白毫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一無見頂相功德復加百倍始成斷蓋也螺聲功德仙人覩而自悲嗟衰葉之且暮梵志見而興歎歎靈華之罕逢何止蹈五把十以標奇蒙供斷蓋以顯異 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象供周公形

爾道之劣八也

外中表威儀異

外論曰老教容止威儀拜伏揖讓玄巾黃褐

持笏曳履法象表明蓋華夏之古制也

彈曰道士

元來本著儒服不異俗人至周武世始有橫幅刺二十四縫以應陰陽二十四氣出自白人

典情亦無釋訓袈裟左袴偏袒右肩全幅橫縵之裙半片祇支之服禿髮露頂狗踞狐蹲非預人倫實戎狄之風也豈獨用茲形制匹我威儀此容服之異九也

內威儀有同異

內喻曰玉佩金貂莫施於樵野荷衣蕙帶弗踐於王庭故應器非靈廟所陳染衣異朝宗之服故乘於道者或順機而軌物據於德者或矯時而訓世是以剪髮文身仲尼稱太伯之善反常合道詩人美棠棣之華況將反性

卷七

澄神隔凡踐聖而不異其容服未之有也故

使衣像福田器量如法絲桐弗惑於耳朱紫

無眩於目輕肥罔狎其體勢競莫駭其心故經云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動何必鶠冠雀弁反拘自縛嗑齒噓氣而稱

道哉登木求魚去之彌遠刻船待劙何其鄙
夫爾道之劣九也

外設規逆順異

外論曰老君作範唯孝唯忠救世度人極慈
極愛是以聲教永傳百王不改玄風長被萬
古無差所以治國治家常然楷式釋教棄義
棄親不仁不孝閻王殺父翻得無愆調達射
兄無聞得罪以此導凡更爲長惡用斯範世
何能生善此逆順之異十也

內法門有漸頓

內喻曰義乃道德所卑禮生忠信之薄瑣仁
譏於匹婦大孝存乎不匱然對凶歌笑乘中
夏之容臨喪扣盆非華俗之訓原壤母死而哭弗祭子桑死于貢弔四子相扶而歌也
視而笑莊子妻死扣盆而歌也故教之以
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也教之以忠敬天

下之爲人君也化周萬國乃明辟之至仁刑
于四海實聖王之巨孝佛經言識體輪迴六
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辯怨親又言
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
爲父子怨數爲知識知識數爲怨是以沙門
捨俗趣真均庶類於天屬遺榮即道等含氣
於已親行普正之心等普親之意且道尚清
虛爾重恩愛法貴平等爾簡怨親豈非惑也
勢競遺親文史明事齊桓楚穆此其流焉欲
以訾聖豈不謬哉爾道之劣十也

卷七

十

九箴篇第六

卷七

十

內九箴答外九迷論

- | | |
|--------|--------|
| 一 周世無機 | 二 建造像塔 |
| 三 威儀器服 | 四 葉耕分衛 |
| 五 教爲治本 | 六 忠孝靡違 |

七三寶無翻 八異方同制

九老身非佛

外論曰夫言者非尚於華辭貴在乎中理歌者非尚於清響貴資乎合節佛經如來說法之時諸國天子普來集聽或放光明徧大千

土但釋迦在世之日當我周朝史冊所書固無遺漏未聞天王詣彼葱嶺宣於中華之帝無善不預道場邊鄙之君有緣普瞻法座光明所照則衆生離苦而此土何辜偏無人悟獨隔恩外曾不見聞仰度能仁不容私簡彈曰汝無見佛業有謗聖德何得怨神唯須自咎也求心責實事舛言乖妄說皎然足稱虛偽凡夫莫悟逐影吠聲而世不能知其迷一也

內箴曰夫淳曠麗天驟莫鑒其色雷霆駭

卷七

十一

地龍夫弗聆其響者蓋機感之絕也作暴兇跖孔智無以遏其心結憤野夫賜辯莫能蠲其忿亦情性之殊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跖盜而退劉子云孔子馬侵野人之苗野人怒止其馬孔子使子貢悅解焉野人逾忿乃還馬圉者辭焉野人乃悅之也故道合則萬里懸應勢乖則人乃忤之也

肝膽楚越況無始結曠惱愛與滄海校深有爲業廣塵勞將巨獄爭峻群情不能頓至故導之以積漸衆行不可備修故策之以限分猶天地二化始合於自然老云人法地地法再變乃臻於至道密雲導於時雨天法道也齊魯堅冰創於覆霜皆漸積之謂也故二皇統化須彌四域經云應聲菩薩爲女媧居淳風之初三聖立言空寂所問經云迦葉爲老子興已澆之末玄虛沖一之旨黃老盛其談詩書禮樂之文周孔隆其教明謙守質乃登聖之階梯三畏五常爲人天之由漸蓋冥符於佛理非

正辯之極談猶訪道於瘞聲塵方而莫窮遠邇問津於免馬知濟而不測淺深因斯而談殷周之世非釋教所宜行也猶談威赫耀童子不能正目而視迅雷奮擊懦夫不能張耳而聽是以河池涌泛昭王懼於誕神雲霓四

變色穆后欣於亡聖

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江河泉池悉皆泛漲魏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暴風卒起樹木摧折天陰雲黑有白虹之怪也

宣能越葱河而稟化踰雪嶺而効誠淨名云是盲者過非日月咎適欲窮其鑒竅之辯恐傷吾子混沌之性非爾所知其盲一也

卷之二

十二

外論曰夫銅山崩洛鍾應葭灰缺月暈虧未見虎嘯而風不生龍騰而雲不起今釋迦所說佛力最尊一念運心無不來應故凡俗各傾財產競造塔廟不捨珠璣爭陳堂宇或範土刻檀寫獫胡之狀鎔金織素代夷狄之容

妙盡丹青巧窮剝劙一拜一禮冀望感通自胡法南漸已來六百餘載未聞一人言能見佛豈胡人頂禮即感如來漢國虔不逢調御譚曰如于寶按神縣川宣驗及徵應冥祥幽明錄感應傳等自漢明已下訖于齊梁王公守牧清信士女及比丘比丘尼等冥感至聖目觀袖光者凡二百餘人至如見迹萬

山浮暉滄瀆香臺之下觀滿月之容雍門之外觀相輪之影南平陵應於瑞像文宣感夢於聖天蕭后一鑄而剋成宋皇四摸而不就其例甚衆不可具陳豈以爾之無目而斥彼之有靈哉若化不到此即是無靈誑惑人間空談威力而世不能知其迷二也

內建造像塔指

內箴曰左徹幕聖刻像而拜軒皇勾踐思賢鎔金而模范蠡丁蘭允孝剝劙以代親顏在資仁綵壁而圖聖故使憂喜形乎容色精誠通於夢寐亦其至矣豈如忉利不還優填以茲鏤木堅林晦影阿輸於是鑄金託妙相於

丹青寄靈儀於銑鑄或觀其避坐寫貌迴軀

感應傳云揚州長干寺有育王像人欲模寫寺僧恐損金色不許造像主乃至心發願若精誠有感乞像轉身西向於是鎖閉高閣明旦開視像身宛已西向遂許圖之

神應

不窮由來尚矣自像法東被正化南移漢夢金人河浮玉馬神光導於湘水瑞彩發於檀

溪感應傳云廬陵發蒙寺育王像記云像身出廬陵三曲瑞光映水上也

長沙標聚日之

明照曜崖岸武昌檀溪寺瑞像身出檀溪光映水上也

姿盧嶽顯融金之質其事廣焉略而言矣然德無不備者謂之涅槃道無不通者名之爲菩提智無不周者稱之爲佛陀以此漢語

譯彼梵言則彼此之佛昭然可信也何以明

之夫佛陀者漢言大覺也菩提者漢言大道也涅槃者漢言無爲也而吾子終日踐菩提之地不知大道即菩提之異號也稟形於大覺之境未闕大覺即佛陀之譯名也故莊周

云且有大覺者而後知其大夢也郭注云覺

者聖人也言患在德者皆未悟丘與爾皆夢

也云夫子與子游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君子曰孔丘之談茲亦盡矣涅槃寂照不可識識不可智知則言

法身乃三點四德之所成蕭然無累故稱解脫此其神解而

患息也夫子雖聖遙以推功於佛何者案劉

向古舊二錄云佛經流於中夏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文然則周之與老並見佛

經所說言教往往可驗故夫子有言曰夫易者無爲也無思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非天

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余今提耳語子當

捨其積迷而荷其晚悟也支提之製其流蓋遠夫且封且樹比干以忠勁顯墳勿剪勿伐展季以清貞禁壠四民懷於十善緬邈輪王之恩三界尊於六通昭於羅漢之德

正法念經云四

種人得樹偷婆漢言墳
家謂輪王羅漢辟支如來

況智周十力德

滿四弘妙辯契於忘言能垂訓於不測大明
窮於勿照乃賜燭於無幽故有香炭金瓶全

身徧乎八國光螺鮮貝散體周於十方乍五

色凝輝旋空彰於漢世八彩分耀神應顯於

吳宮爾其百鏡靈龕千華妙塔掌承雲露鐸

韻高風紫柱紅梁遙浮空界翔鷗跂鳳遠接

虛方盡壯麗之容窮輪奐之美豈夫高山仰

止不忘景行崇表峻闕標樹鴻猷而已哉無

以欄斂之辯譏滄海之廣狹榆枋之智測崑

閨之高卑乎而汝莫知其盲二也

外論曰夫禮義成德之妙訓忠孝立身之行
本未見臣民失禮其國可存子孫不孝而家
可立今瞿曇制法必令衣同胡服即是人中
之師口誦夷言便爲世間之貴致使無賴之

徒因斯悖逆蹠父兄之上自號桑門傲慢

君王之前乃稱釋種不仁不孝已著于家無

禮無恭復形于國

譚曰禮云子冠父親醮之母親拜之所爲處高可亦無禮

斯則門門出梟獍之子人人養豺狼之兒撫臆論心良可痛矣天道無親華夷詎隔

唯德是輔豈分胡漢豈可戴巾修善偏無勝福禿頂行檀獨能感果仁惠豈俟髡頭守真無勞毀貌世不能知其迷三也

內威儀器服指

內箴曰夫玄聖創典以因果爲宗素王陳訓

以名教爲本名教存乎治成因果期乎道立

十五立道旣捨愛居首成治亦忠孝宜先二義天殊安可同日而言也沙門者乃行超俗表心遊塵外威儀進趣非法不動容服應器非道不行故泥洹乃萬質同歸縉衣爲衆采壞色

簡易尊於解脫條隔像於福田偏服示有執
勞禮云執者相也缺袂便於運役論語云襄襄長短右袂言便於執作也
聖制有以終不徒然是以捨愛捐親仰衆
聖也摧棄聲色遵梵行也剃除鬚髮去華競
也俯容肅質不忘敬也分衛掃衣支身命也

言無隱曲離邪佞也和聲怡氣入無諍也吐
納安詳慎辭令也世貴莫屈守貞勁也清虛
恬漠順道性也邪相不撓住八正也顏下色
敬愍衆病也人天崇仰三業淨也窮玄極真
取究竟也廣仁弘濟亦忠孝之盛也道士則
不然言慕道而心不染貞謂捨家而形不變
俗戴圓冠無玄象之鑒履方屨闢地理之明
著南鄭及漢之巾把公旗誅家之笏飾道昱
禍宋之服曳孫恩敗晉之裳生常之業莫廢
庸隸之役無恥狎世則忠孝之禮虧求仙則

高尚之風缺猶蒼蠅招白黑之論蝙蝠有鳥
鼠之譏蓋妖惑之儕矣爾不自見其盲三也
正法念經云譬如蝙蝠人捕鳥時入穴爲鼠人捕鼠時出穴爲鳥今之祭酒蓋然畜妻子謂有慈愛勤耕稼謂不毀髮膚王役課調則謂出家亦猶蝙蝠之出入也

外論曰夫聖人應世本以濟益蒼生仰觀俯

察利安群品是以味草木合五穀之精植桑
柘充八蠶之纊故垂衣裳存稼穡立稷正置
司衣以利百姓於是乎在若一女不織天下
爲之苦寒一男不耕天下爲之少食今釋迦
垂法不織不耕經無絕粒之法田空耕稼之
卷七
十六

夫教闕轉練之方業廢機絰之婦是知持孟
振錫糊口誰憑左衽偏衣於何取託故當一
歲之中飢寒總至未聞利益且見因窮世不
能知其迷四也

內棄耕分衛指

內箴曰謀道不先於食守信必後於飢是以桀溺矜耕孔子譬諸禽獸樊須學稼仲尼譏於小人稷下無位而招祿高其賢也黔婁非仕而獲賜尚其清也善人之道何必耕稼請吾子言之釋教驗於因果該三世之洪源仙道尚於金玉勞一生之虛費何者夫賢愚壽夭信于指掌貧富貴賤昭於目前報應則形影無差業緣亦聲響不異此其指也未見服丹不死餌液長生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披服紈與素寄語後世人道士慎莫作言虛棄功夫浪天年壽也汝有轉練之方何因更請田地又談織紅之婦必知並畜妻房故應道士專耕女冠勤織何爲莫充糊口恒關資身如其不織不耕即墮負處竊見樓觀黃巾脫鹿皮而構地玄都鬼

卒捨橫坡而耦耕既無絕粒之人頗慙客作之倦自春自磨餒在其中勞形怵心何道之有尋漢安元年歲在壬午道士張陵分別黃書云男女有和合之法三五七九交接之道其道真決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唯以禁秘爲急不許泄於道路道路尿孔也呼爲師友父母臭根之名又云女兒未嫁者十四已上有決明之道故注五千文云道可道者謂朝食美也非常道者謂暮成尿也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漏溺出精也玄之又玄者謂鼻與口也陵美此術子孫三世相繼行之汝法如是穢亂生民若勸百姓依汝法行則不孝不恭世出豺狼之種無禮無義家出豪傑之兒明矣夫辨奇貨者採驪珠不忌九洞之深求華璞者追藍琰無憚三襲之險貴其

寶也慕至道者窺其戶牖輕勢利於鴻毛入其隩隅忽榮位於脫屣重其真也故能使勸夫不愛其力貧客不憚其財蓋希冥益非其迷也至若仙術誕妄源流久矣韓終徐市始詐於秦邦文成五利紹偽於漢國叙控鶴弗

克陵雲之實言餐霞莫覩療飢之信致有猱

緩蜃蛤之論曹植辨道論云仙人者黨孫緩

雜入海化爲蛤鷺入海化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自投神化體變乃更爲魚鰐豈復識翻翔林薄巢垣屋之娛乎牛東病而爲虎逢其凡而嗤之若此者何貴於變

繫風捕影之談故棄實瓠者以非器

也廢石田者以難藝也賤左道者以虛偽也

蓋檢實則稱其所同究虛則集其所異理符則世重情詭則物違故常事耳豈曰迷乎卑道尊佛不亦可矣而弗自知其盲四也

外論曰夫國以民爲本本固則邦寧是以賜

卷七

大

及荀子之門恩流孕婦之室故子孫享祀世載不虧雖至孝毀躬不令絕祀故得國家富強天下昌盛未聞人民凋盡家國可存今佛教即不妻不要名爲奉法唯事早逝號得涅槃既闢長生之方又無不死之術斯則一世

之中家國空矣俗人雖欲求福不知形命已殘競慕家安豈覺宗禋久滅可謂畏死而服苟苟懼溺而赴長河且天皇地皇之先世無佛而祚延後趙後魏已來有僧而運促正由真僞混雜禮樂不調世不能知其迷五也

內教爲治本指

內箴曰夫澄神反性入道之要門絕情棄欲登聖之遐本故云道高者尚德弘者賞以道傳神以德授聖神聖相傳是謂良嗣塞道之源伐德之根此謂無後非云棄欲爲無後也

子不聞乎昔何尚之言釋氏之化無所不可

諒入道之教源誠濟俗之稱首夫行一善則

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則萬

刑息於國故知五戒十善爲正治之本矣又

五戒修而惡趣減十善暢而人天滋人天滋

則正化隆惡趣衰而災害殄

正法念經云人
不持戒諸天滅

少阿修羅盛善龍無力惡龍有力惡龍有力
則降霜雹非時暴風疾雨五穀不登疾疫競
起人民飢饉互相殘害若人持戒多諸天增
足威光脩羅減少惡龍無力善龍有力善龍
有力風雨順時四氣和暢甘雨時降百穀
豐人民安樂兵戈戢息疫疾不行者

猶

屏薪去草益重而難彰絕焰息煨積微而易

顯且強骨弱氣李叟之至談實體愛精仙家

之奧旨今反謂淫慾爲妙訓妻子爲化源宗

老而毀其言斂仙而棄其術且愛犬馬者貴

其識恩嫉梟獍者惡其反噬爾則警夜代勞

功劣於犬馬逆鱗反舌豈深於梟獍雄虺九

首不其然平載鬼一車吁可畏矣且運祚脩

短雖曰天命與替延促抑亦人符故堯舜禹

湯咸享嘉壽桀紂幽厲無終永年姬發履道

而齡長贏政淫刑而祚短陳思論云昔堯舜

天下不足損神賢宰一國不足勞思是以各

盡其天年桀放鳴條死牧野犬戎殺幽厲

王不終周祚八百秦滅於二世此時本無佛

僧謨誥在目非曰虛談豈致無佛而祚延有

僧而運局談何容易談何容易惜哉吾子自

貽伊戚良足歎矣昏若夜遊爾其盲五也

外論曰夫孝爲德本人倫所元莫大之宗固

惟恃怙昊天之澤豈曰能酬故生盡溫清之

恭終備墳陵之禮今佛垂訓必令棄爾骸骨

捐茲草野多出財賄營我塔廟遂使愚夫惑

亂廢茲典禮考妣棺柩曾無封樹之心

上皇之世不行殯葬之禮始於豎周窓穴之
事故有槨櫺櫺墳瓦掩虞棺皆起於中古也

彈曰
觀夫

暨周文之日以骸骨暴露於野因收而藏之始行葬禮故云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是以

夫子病篤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吾其欺天未當選不毛之地不封不樹唯棘唯檠俯同

蓋末世行於葬禮未能免俗戎狄屍靈翻盡彫袞之妙且

神不享非其族物不祀非其先不敬其親而敬他人其此之謂矣且水葬火葬風俗不同

埋屍露屍鄉邦本異捨已徇他用爲求福豈知土壤斯異各自而然世不能知其迷六也

內忠孝無違指

內箴曰導憂聲者必俯仰而指撝啓愚滯者亦提耳而舉掌夫人倫本於孝敬孝敬資於生成故云非父母不生非聖人不立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則生成之義通師親之情顯故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云回也視余猶父余不得視回猶子蓋其義也且愛敬之禮異容不出於二理賢愚之性殊品無

越於三階故生則孝養無違死則葬祭之禮此禮制之異也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遺此性分之殊也夫釋教其義在焉至如灑血焚軀之流寶塔仁祠之禮亦敬始慎終之謂也暨於輪王八萬釋主三千阿育王經云王殺八萬四千人平宮人夜聞宮外哭聲王悔爲造八萬四千塔今此震旦亦有在此者釋提桓因天上造三千塔也竭溟海而求珠淨康衢而徙石蓋勞力也總群生爲已任等含氣於天屬棲遑有漏之壤負荷無賴之儔蓋勞心也迴軒實相之域凝神寂照之場指泥洹而長歸垂法身

而遐覽斯不遺之道也暨乃母氏降天剖金棺而演句父王即世執寶牀而送終智度論云淨飯示於後世一切衆生報生養之恩孝敬表儀

茲亦備矣教棄骸骨從何而至哉且經勸屍陀普施飛走意存宿債冀免將來不若莊周

非末代厚葬失禮之本而云螻蟻何親禽獸
何疎生既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
還依上古不許埋藏嫌物輕生重死之弊也
求仙道者或負笈從師擔簋遠嶽披蘿緝蕙
鳥曳熊經金龕罕成玉華難覲凝髓化骨空
致斯談戴蛻憑螭未覩其實或捐骸地肺喪
骨天台生闕蒸養之恩死無冥益之利倒心
危於庶物邪網掛於群生九族延毀正之殃
六親招罔聖之業攀危據險諒足寒心懼然
不懼何愚之甚爾盲六也

徧知也菩提道也此土先有無上正真之道
老莊之教胡法無以爲異故不翻譯又菩薩
摩訶薩者漢言大道心衆生此名下劣非爲
上士掩其鄙稱又亦不翻凡不譯之流其例
如是朦覆世俗惑亂物心然獸舊尚新流蕩
之常弊惡同好異恒俗之鄙情是以邯鄲有
匍匐之賓弱喪有忘歸之客世不能知其迷
七也

內三寶無翻指

內箴曰夫名無得物蓋謂實賓豈以順世假

卷七

王三

外論曰夫華夷語別音韻不同然佛經稱釋迦
稱牟尼者此是胡語此土翻譯乃曰能儒
能儒之名位卑周孔故沒其能儒之劣名而
存釋迦之戎號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者漢言阿無也耨多羅言上者也三藐三正
仁偏訓通仁絕於四句安得將能定翻述者

事不得已強復存其舊號耳又云道家舊有正徧知道與菩提不異者信是正教流後僞竊此名覈實尋源豈得斯號夫上法高勝道義通玄正寶翻邪真由反僞今符書呪咀不可謂正薰蕕混雜不可謂真云左佩太極章造黃神越章殺鬼又造赤章法亦殺人也守雌羨下非名爲上老子云莫若守雌膠目安得稱道莊子云膠離朱之口鉗口弄或似於歌鳥無能歌之實秋蟲蠹木或近於字蟲闕解字之真名實斯濫蓋此之謂也又疑菩薩不翻茲謬益甚書云上聖達於蟻螟皆有蟲稱經言多足二足如來最尊然焜爍通於舍靈衆生豈越凡聖大心之稱非爲下劣子雖洗垢求疵無損南威之麗捧心斂疾未變西施之妍當更爲爾陳其指掌釋迦

卷七

十三

是佛顯名菩提是法專稱菩薩爲僧導首三寶勝號譯人存其本名非如朱門玉柱之譏陽父陰母之謠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虎載三五七九天羅地網號馬屎爲靈新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母白如玉陰思陽父手摩提也呼口唾爲玉液馬屎爲靈薪死鼠爲玉璞出經上清事鄙而怯彰辭穢而難顯猶靈鳳以容德希覩鼯以醜懼潛形雖隱質事同嗤妍異矣冥焉不知爾盲七也外論曰夫聖人應化隨方接引在胡則禿髮露頂處漢則端委揖紳此華夷之常形非教方之勝負若佛苟令去茲冠冕皂服被緇棄我華風遠同胡俗則不能兼通冠冕便是智力不周何謂隨方現形而爲設教苟若不能則佛自是天竺之胡神非中華之大聖豈有禿髮之訓施於王國若漢學胡形剪髮便名

事佛則應胡習漢法著巾亦爲奉道是知露頂括髮鄉俗不同嗟乎士民用爲修善可謂貴隣室之弊禡賤自家之黼黻世不能知迷之八也

內異方同制指

內箴曰夫至道應運無方聖賢乘機引物子

居九夷不患其陋禹入裸國欣然解裳姬伯適越而文身武靈順世而胡服雖復笙冕異術而魚兔之功齊矣況變俗誠心毀形結志云簪纓以會道棄鬚髮以修真聖制不徒其

有致矣但仁義變於三遊盜跖資於五善聖

教綿遠終使鼠璞濫名

劉子云周人謂死鼠玉璞也

玄化

幽微遂令雞鳳混質

大心以山

云楚人

爲鳳

故九十五

種騰翥於西戎三十六部淆亂於東國至如優婁佢子之論衛世師之經涅槃經云衛

卷七

年

世師論也吉

頭夷羅之仙

大仙外道名吉波頃水仙外道名夷叔斗羅也

末伽闍

夜之道

若提子斷見外道也或託水火而要聖憑日月

而敷神執四大以非因指三業爲無報滯識

將冥山等閭邪心與昧谷同昏如斯之流西土之邪倫也其次鬼笑靈談安歌浩唱吞刀

吐火駭仲卿之庸心漱雨虛風驚劉安之淺慮或身佩中黃之錄口誦靈飛之符蹈金闕而遊神憑玉京而洗累若此之倒東區之異學也並皆邪網覆心倒針刺眼深持惑懲高築疑城各抱一隅迷淪於三界淨守二見沉

晦於九流識體輪迴無明翳其本性心用浮動取相溺其長源大聖道眼預觀隨機授藥誕質西土正教東流疾重則親降醫王患輕則寄方遙授偏師以翦羆獍重將而戮鯨鯢此亦釋門和扁之術法王孫吳之勢也聖無

二制容服義均猶清濟濁河歸滄海而同味
綠膺絳頸集須彌而共色冲和子曰旋璣文
者皆是求神仙不死之道其次道則養我今
日身命駐彩延華儻至三五百年以此爲真
耳長生久視義在於斯今之道士所學之法

卷一

二五

不復以此爲念然大都止令如佛家身死神
明更生勝地耳若不復貴此身者不如專心
學佛道佛道營練精神日明日益甚有名理
定慧之法歷然可修何勞勤苦自名道士而
實是學佛家法耶學又不專蓋是圖龍畫虎
之儔耳何不退去鹿巾釋黃褐剃鬚髮染袈
裟而歸依世尊耶世間道士經及行道義理
則約數論而後通言偷佛家經論改作道書
如黃庭元陽靈寶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
及無量壽等經而作者也修心則依坐禪

也弟子華陽陶弘景和南汝師事佛教僧曾
無異說爾何自陷違背本宗不義不仁罪招
極法牟子論云堯舜周孔老氏之化比之於
佛猶白鹿之與麒麟而子不能悟其盲八也
而望感言改生禪之名爲恩神之號也上清尤高而未踰上

界之域太清仙法又棄置而不論未知何法
取異佛家而稱爲道士也其得意者當師佛
矣子是南人躬學茅山道士冲和子之法冲
和子與陶隱居常以敬重佛法爲業但逢衆
僧莫不禮拜巖穴之内悉安佛像自率門徒
受學之士朝夕懺悔恒讀佛經案旋璣抄文
沖和子所製以非當世道士不敬佛者故陶
隱居答大鸞法師書云去朝耳聞音聲茲晨
眼受文字或由頂禮歲積故致真應來儀正
爾整拂藤蒲採汲華水端襟嚴思佇聆警錫

之後文字乃興自爾已來漸弘載籍前賢往

聖皆著典墳揖讓干戈備陳篆冊所以左史

右史記事記詞直筆直言無矯無妄魏書外

國傳皇甫謐高士傳並曰桑門浮圖經老子

所作彈曰浮圖經者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睨

卷七 國有神人名曰沙律之所傳也沙律年

老髮白常教人爲浮圖人有災禍及無子者勸得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臨睨正久無太

于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爲浮圖焉前漢哀帝時秦景使月氏國王令

太子口授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

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考秦景傳經不云老說案晉世道士王浮改西域傳爲明

身作佛方有佛與蓋訛同之甚極也但罽賓去此萬里已還秦漢至今商人蕃使相繼不

絕莫傳老子在彼化胡說浮圖經及變身作佛未之聞也縱使老子爲浮圖始是報恩供

養舍利方顯聖誕哉

袁宏後漢紀云老子入胡分

文即日朝廷博識者多豈可塞耳偷鈴指鹿爲馬何愚之甚也

明威化胡經

並云胡王不信老子老子神力伏之方求悔

過自髡自剪謝愆謝罪老君大慈愍其愚昧爲說權教隨機誠約皆今頭陀乞食以制兌頑之心赭服偏衣用挫強梁之性割毀形貌示爲剝剝之身禁約妻房絕其勃逆之種彈曰汝以禁約妻房而爲罪者玄都會聖仍爲燕爾之坊至德清虛便是同牢之觀也既學長

生汝恒對婦親慕李氏皆須養兒但李耳李宗人人取婦張陵張曾世世畜妻故有男官女官之兩名係師嗣師之別號魏晉已來館中生子陳梁之日靖內養兒歎婦女爲朱門呼丈夫爲玉枉溼欲很慢生自道家所謂重

外假清虛內專穢蝶可恥之甚也

檢漢官儀云景帝已來於國學內始立道館以教學徒不

許人間別立館舍考梁陳齊魏之前唯以瓠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案任子道論及杜氏

幽木並云造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德何名誕哉

山傳云在茅山中立佛道二堂關日朝豐佛

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但此土君

憑衣食梁陸修靜亦爲此形也

卷七 袁宏後漢紀本子夙稟道真無勞禿頂本遵至訓詎假髡頭

可謂身無憊疵而樂著杻械家無喪禍而愛居縗絰昏懶之甚良可悲痛昔漢明感夢此法始來還令胡人立廟漢士不許導行魏承漢軌還依舊貫石勒之日念其胡風與僧澄道人矯足毛羽避役之流競爲剪剃世不能知其迷九也

內老身非佛指

內箴曰大廈爲衆材所成群生非一人可化故十方聖智比塵沙而不窮八萬法門傾河海而莫測故有此聖彼聖殊方類於比肩前佛後佛異世同於繼踵像正差降淨穢區分懲惡勸善其流一也周孔世訓尚無改於百王鄒孟劇談猶垂美於千載豈容周姬一代而三變三遷老氏一身而成道成佛即是餘人無踐聖之理群萌絕登道之望又先譏十

異後讚一同首軸之間毀譽矛盾卷舒之際向背參商掩目盜裘信有斯謬夫真僞相形猶禾莠之相類善耘者存禾而去莠求道者亦依真而捨僞沙門之勝宗流久矣至如漢帝降禮於摩騰如法本傳吳王屈節於康會吳錄云主問會曰佛法何以異俗答曰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易云積善餘慶詩誅求福不回雖儒俗

席魏錄云拓拔燾用崔嵬之談遂滅佛法悉立於城門門者白燾燾命斬之三刀而始不傷刑者白燾燾自取佩刀又如前折乃內始不

於虎圈虎閉眼伏頭燾乃試置天師於圈側虎吼欲噬燾乃知佛化清高黃老所不及

晏始延魏君之

延始上道林登晉主之牀秦世道安榮參兵輦趙邦澄上寵懋錦衣符書云符主出遊命安師共輦坐高僧傳云石虎號澄師爲大和尚衣以錦編每上殿勒諸王公以下扶輿也皆道降極尊德迴萬乘良有以也黃老之術由來不競者費才以捕勝殞躬崔浩以邪誣喪質魏書云崔

浩冠謙之勸拓拔
薰後身發惡疾乃誅崔冠二人

教

姜斌以集詐

徒質王浮以造偽誅身皆驗之於耳目非取

與之虛談其崇敬也如此其疵謹也如彼夫
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首蘇張逢於鬼谷
居浮詐之先非獨人性之優劣亦所習之真

偽也且賢佞相濫佞泄而賢彰聖詐難分詐

窮而聖顯猶蛇牀與蘿蕪類質達芳者辨其
容苟蕩與素華齊根曉藥者分其性是以公
旦黜而還輔孔門虛而復盈有自來矣自漢
明桷試邪見折鋒慧日凝暉法雲舒蔭姜潘

捨家入道呂焦葉偽歸真曹馬傳燈而不窮
秦魏涌泉而無竭汝言始於澄石不亦誣哉
自黃老風澆容服亦變非道非俗諺號闡人
善咀善罵古名鬼卒其救苦也則解髮繫頸
以繩自縛牛糞塗身互相鞭打其法律也若

卷七

二十九

辯正論卷第七

失符籙則倒御手板逆風掃地柳枝百束自

研自負盜奏章也則匍匐灰獄背負水既

士孫氏道出畜生之類然釋門鍾磬集衆驚時漢魏已來

道家未有金剛師子護法善神蓋佛教之所

明非黃領之先構亦効勝範竊我聖蹤耳故

顏之推云神仙之事有金玉之費頗爲虛放
華山下之白骨如積何有得仙之理縱使得
仙終當有死不能出世不勸汝曹學之佛家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原

夫四塵五塵剖枿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
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所及故著歸
心篇以誠子弟爾不能知其盲九也

音釋

徒結切喪服膝臥降切